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宝 库

欧也妮·葛朗台

Ou Ye Ni · Ge Lang Tai

青少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欧也妮·葛朗台

原著：〔法〕巴尔扎克

改写：周乔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也妮·葛朗台/(法)巴尔扎克(Balzac, H.)著;周乔改编.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5

ISBN 7-5322-3176-3

I. 欧... II. ①巴...②周...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9085 号

欧也妮·葛朗台——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丛书

绘 画:董绍华 封面效果制作:张青青 插画上色:雷晓玲

改 写:周 乔 责任编辑:朱振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黑白印张:5 彩插:8

2002年5月第一版 200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01-20000册

ISBN 7-5322-3176-3/I·16

定价:8.00元

前 言

巴尔扎克(1799 - 1850), 法国作家, 生于中产阶级家庭。1829 年写就历史小说《朱安党人》, 以后转入现实题材, 先后发表《戈布塞克》、《驴皮记》、《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小说, 揭露了当时资产阶级社会活动中赤裸裸的金钱关系。1934 年, 巴尔扎克计划创作一整套社会长篇小说, 定名为《人间喜剧》, 他按计划写了大量的作品, 终因劳累过度于 1850 年与世长辞。

《欧也妮·葛朗台》是巴尔扎克讽刺作品中最生动最具活力的一部力作。小说中, 老葛朗台与传统的守财奴形象大不相同, 他不仅热衷于守财, 更善于发财; 他精于计算, 能审时度势, 平时不动声色, 看准时机便会果断出击。索漠城里, 谁都尝到过他的厉害, 但他们反倒敬佩他, 把他看成索漠的光荣, 因为金钱在当时社会具有无边的法力。

《欧也妮·葛朗台》的故事很简单: 老葛朗台的独生女儿、天真美丽的欧也妮爱上了破产落魄的表弟夏尔。为了资助夏尔, 她将父亲给自己的金币全部赠给了他, 这一举动激怒了爱财如命的老葛朗台, 父女俩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M502/09



一向胆小而贤淑的母亲因此一病不起，而欧也妮这个痴情姑娘，最终等到的却是发了小财归来的负心汉。

编者
2001年9月



在某些城市里，总有一些让人一看就感到不舒服的房子，那些房子就像是阴森的修道院、萧条的旷野或是破落的废墟。

修道院的沉寂、旷野的荒漠和废墟的凋败，那些房子都有一点。房子里的住户，总是生活得那么幽静，甚至让人以为这是一间空屋。不过，一旦有人在街上走动，窗口就会突然探出一张脸，像和尚打坐般一动不动地朝窗外瞪上一眼。

索漠城就有一所这样的住宅，它坐落在一条起伏不平的、通往古堡的街道的尽头。这条街属于老城区，石子的路面清洁干燥，而且有些清脆的回声；街面狭窄，线路曲折。

街两旁的房屋，坐落在城脚下，全都是三百多年的古宅，虽然都是木结构的，但却十分结实。

这条街上的铺面，既不像小店也不像商场。喜欢寻访中世纪文物的人会发现，这里的一切跟上一辈的女工习艺工场一样简陋朴实。低矮的店堂，既没有铺面，也没有货摊，更不用说玻璃橱窗了。



大门分上下两截，门上简陋地钉上铁皮。门的上半截往里开，下半截装有带弹簧的门铃，不断地被人推进推出。

半人高的矮墙，是用来陈列商品的，无非是三两桶食盐和鳕鱼，或者几捆绳子和帆布。楼板的横梁上挂着黄铜索，靠墙放一排酒桶箍，再不然，就是在几个架子上摆出一些布匹。

如果走进去，可以看到一位年轻漂亮、戴着白围巾的姑娘，放下手上正在编织的活计，叫她的父母来招呼你。店东出来后，也许会对你很殷勤，也许态度冷淡，也许有问必答，也许爱理不理，这就全看他的兴趣了。

你还能见到一个专做酒桶木材生意的老板正坐在店堂门口跟邻居聊天。表面上，他只有一些酒瓶架和一些劣质板材，但在码头那边的木工场里，他的存货足以供应昂热地区所有箍桶作坊的用料。

遇上葡萄丰收的年景，他能精确地算出箍桶匠总共需要多少块桶板。他的计算非常精确，往往误差不超过一两块板材。

好太阳的天气能够让人发财，而一场恶雨，又能让人赔本，这里市场的盛衰是由天气决定的。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人、箍桶工匠、客栈老板、船行老大，他们一个个的都盼着晴天。他们既怕刮风，又怕下雨，更怕天旱，只盼着晴天。当然，如果需要雨水，最好老天就能马上升下些，但不要太多。

这条街是索漠城里的大街。在晴朗的季节，每到星期六中午，你就别想买到一个铜板的东西了，因为这的生意人大都有自己的葡萄园、自己的田地，他们需要趁着好天气到乡下去忙上几天。

我们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条街上的一所凄凉的旧宅里。

顺着这条古色古香的曲折的街一直走，走到拐角处，你就会



看到葛朗台先生府上的大门。倘若不和你说说葛朗台先生的身世，你是无法领会，把一个人的家称为府上，是多大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的声望很高，当地甚至有人叫他葛朗台老爹；不过这么称呼他的人大多年事已高，并且已经越来越少了。

葛朗台在 1789 年时，只是一个普通的箍桶匠，他识得字，能读能写，又善于算账。四十岁时，他才和一位富裕的木板商的女儿结婚。当时，恰逢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区拍卖教会产业，于是他用手头的现款加上妻子的陪嫁，凑成一笔两千金路易的资本，从共和政府官员手中，廉价买到了区里最好的几片葡萄园，一座修道院和几块接收成交租的分种地。

箍桶匠葛朗台当时只是看中了葡萄园。但从来没有什么革命意识的索漠城居民，却因此把他看成了敢作敢为的共和党，热衷于新潮流的爱国派。随后，他就被任命为索漠地区行政机构的委员。

葛朗台执政后，在政治上包庇贵族，千方百计阻挠当局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在商业上，则承包供应共和军一、两千桶白葡萄酒。共和政府过意不去，于是就把原来打算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地产、几片属于一家修道院的肥沃的草场，划到了他的名下，算作付给他的酒钱。

拿破仑执政时，葛朗台被委任为市长。他把地方上的公事应付得很好，自然，他的葡萄园的收成比之更好。拿破仑称帝后，由于他不喜欢共和党人，于是，葛朗台的职务被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大地主接替，那人后来被晋封为男爵。

丢掉官职，葛朗台先生毫不惋惜。因为在他执政为民造福的同时，也占了不少的便宜，他的产业只需缴纳很少的税金。而他的葡萄园，靠着 he 精心的耕作，也成了地方上顶尖的好园，能生



产出极品的佳酿来。

免职的事，发生在1806年。当时葛朗台五十七岁，他妻子三十六岁，而他们宝贝女儿才十岁。大概是老天爷看他丢了官，想给他一些安慰吧。那一年，他居然接连得到三笔遗产。先是他的岳母拉格迪尼埃太太的，接着是他妻子的外公拉贝特里耶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自己的外婆冉蒂耶太太的。这三笔遗产的数目究竟有多大，谁都不知道，只知道这三位老人生前都是爱钱如命的。

葛朗台因此又得到了一个新贵的头衔，他成了当地纳税最多的人物了。他经营的葡萄园总共有七十公顷，遇上收成好，可以生产七、八百桶好酒；他有十三处按年成交租的分种田和一座修道院；他还有八、九十公顷草场，草场上的三千株白杨树是他1793年种下的；他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买下的产业。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至于他手头的现金，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大概的数目。一个是替葛朗台放债的公证人克罗旭先生，另一个是索漠城里最有钱的银行家格拉桑先生。尽管他们两人从不透露半点口风，但仅从他们对葛朗台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也足以使旁观者猜到这里前任市长的雄厚财力了。

索漠城里人人相信葛朗台家有个秘密金库，并且传说，他每天晚上要去察看堆成小山般的金子，并从中得到无法形容的快感。

葛朗台先生从不欠谁的人情，他既是老箍桶匠又是种葡萄的能手，为了收成，是需要制作一千只酒桶还是五百只，他计算起来比天文学家还精确。他从来没有打错过算盘，每逢酒桶的市价比酒价高的时候，他总有酒桶出售，因为他总是设法把自己的葡萄酒藏进地窖，等酒价涨到二百法郎一桶再抛出，而普通的小地



主早在五路易一桶时，就把酒售空了。

在市面上，人们几乎是天天要提到他的名字，哪怕晚上在街头闲聊，也少不得要说起他来。大多数人认为，这个种葡萄的老头的财富可以算得上是地方上引以为荣的一宝了。所以，不少生意人，常常得意洋洋地在外地的来客面前吹嘘说：“先生，我们这一带，百万元户有两三家，可是，葛朗台先生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大的家底。”

1816年，索漠城里最擅长计算的人作过估算，说他的地产大约值四百万法郎；并以1793年到1817年间，每年平均收入十万法郎来推算，估计他的现金应该跟他的不动产的价值不相上下。所以，每当人们打完一局纸牌，或者谈过一阵葡萄种收的情况，最后免不了要提到葛朗台，自作聪明的人就会说：“葛朗台老爹吗？……总该有五、六百万吧。”要是克罗旭先生或格拉桑先生正好在场，他们听到这话准会说：“你比我还厉害，我倒从来不知道他的总数呢。”

于是，葛朗台先生的言行，成了人们判别是非的规范。他说什么话，穿什么衣裳，他的一举一动，甚至眨眨眼睛，都成为当地的金科玉律。人人都像自然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那样来研究葛朗台，希望能从他琐细的动作中发现深邃而不可言传的智慧。

譬如，人们会说：“今年冬天一定很冷，葛朗台老爹戴起皮手套了，咱们该摘葡萄了吧。”或者说：“葛朗台老头买进了大量的桶板，今年酒的产量一定不少。”

葛朗台先生几乎不用开销。他从来不买肉和面包，他的佃户每星期都会给他送来充足的食物，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都是抵租的。他有一所磨坊，租用磨坊的人除了要缴纳租金



之外，还亲自登门来拿小麦去磨，然后再把麸皮和面粉给他送回来。他们家只雇用一個老妈子，大家称她长脚娜农。虽然上了年纪，但她每逢周末还亲自做面包。葛朗台先生跟租他菜园的菜农说好，要他们供应蔬菜。至于水果，他的果园收获太多，大部分还得拉到市场去出售。取暖用的木材，是从田园四周的矮树上锯下来的。

他的开支，无非是圣餐费，妻子和女儿的衣着花销以及教堂坐位的租金，还有长脚娜农的工钱，买灯烛、给锅子镀锡、纳税、房屋修缮和作物种植等方面的费用。

葛朗台先生说话不多，通常只用一些简短的句子，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以前执政时，每逢要发言，或是大家一起讨论一些问题时，他总是结结巴巴的，弄得听的人很不舒服，而且不得要领。这种口齿不清、前言不搭后语、思路凌乱的连篇废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因为他缺乏教育的缘故，却不知道，其实是他装出来的。关于这一点，在下面的故事中，会提到的。

另外，凡遇到生活难题或商业难题要他对付、要他解决，他总是说：“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等着瞧吧。”他从来不说“是”或“不是”，也从不落下白纸黑字。

有人跟他说话，他总是右手托在下巴颏儿上，冷冷地听着，哪怕是一笔微不足道的生意，他都要盘算半天。

当他的对手和他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的谈判，自以为没有露出半点口风，而其实已经被他摸清底细后，他却总是先回答说：“这事我得跟我爱人商量商量，现在不能作出决定。”这时候，他那被他压迫得成了奴隶的妻子，又成了他生意上最合适的挡箭牌。

葛朗台先生说起话来细声细气，举止十分稳重。他身高五



尺，肥胖，结实，圆脸，脸上长了不少麻点，下巴笔直，嘴唇没有一点曲线，牙齿雪白，眼睛里透出像是要吃人般的冷酷，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蛇眼。他的头发黄黄的，并有些灰白，于是，一些不知深浅的青年人拿他开心，称之为银里藏金。

这副长相显出他的阴险狡猾，显出他从不感情用事，显出他的自私自利，显出他的感情只专注于吝啬的乐趣和对惟一的继承人、女儿欧也妮的爱怜。

葛朗台先生的言谈举止，以及走路的步态，总之，在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出由于事业上的成功而养成的一种自信的习惯。

城里只有六位居民有资格出入他的公馆。前三位中，最起眼的要算是克罗旭先生的侄子了。自从这位青年当上索漠初级法庭的庭长后，他就在克罗旭的姓名之后，又加上了蓬丰这一姓氏，他的签名也已经改成克·德·蓬丰。

凡是称他庭长先生的人都能得到他的庇护，他对叫他德·蓬丰先生的人更报以满意的微笑。庭长先生三十二岁，有一处名叫蓬丰的地产，年收入七千法郎。他还在等着继承两位老叔的遗产，一位是克罗旭公证人，另一位是克罗旭神甫，他属于图尔城里圣马丁大教堂的教士会的，这两人据说都相当有钱。

德·格拉桑太太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她之所以经常热心地来陪葛朗台太太打牌，是因为她希望自己心爱的儿子阿道尔夫能同欧也妮小姐结婚。

在克罗旭这一方，神甫是智囊，再加上当公证人的兄弟的支援，他们同银行家的太太竞争，想让葛朗台把他的大笔遗产留给自己的侄儿。

克罗旭和格拉桑两家争夺欧也妮·葛朗台小姐的事，在索漠城里早已经家喻户晓了。人们都在谈论，葛朗台小姐会嫁给庭长



先生呢，还是阿道尔夫·德·格拉桑？

有的人说，葛朗台先生既不会把女儿许配给庭长，也不会把女儿许配给德·格拉桑少爷。他们说，老头的野心大得很，他一定会找一个贵族院的议员作女婿。凭着一年三十万法郎的收入当陪嫁，谁还计较葛朗台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那些酒桶呢？

另一些人反驳说，德·格拉桑本来就是贵族世家，有钱有势，阿道尔夫又长得一表人才。葛朗台毕竟出身低微，索漠城里谁没有见过他拿着削木刀做酒桶，跟这样的人家联姻，他还能不心满意足吗？

还有一派人说，克罗旭神甫是巧舌如簧，与格拉桑太太斗起法来，正好势均力敌，所以，他们两家应该是旗鼓相当，机会差不多大。

而据地方上老人的看法，像葛朗台老爹这般精明的人，决不会让家产落到外人手里，因为，欧也妮·葛朗台小姐可能会嫁给在巴黎做葡萄酒批发生意的、他的兄弟葛朗台先生的儿子。对于这种意见，克罗旭派和格拉桑派都反对说，“葛朗台兄弟俩已经三十年没见了，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又对他儿子抱有很高的期望，他恐怕并不愿意和本家结亲。

1818年初发生的一件事，使得克罗旭派在这件事上，占了明显的上风。当时，由于年轻的德·弗洛瓦丰侯爵急需现款，计划把素来以花园、华宅、田庄、河流、池塘、森林而闻名的价值三百万法郎的弗洛瓦丰地产卖掉。克罗旭家，包括公证人、庭长和神甫，用尽方法，打消了侯爵分段出售的念头。他们劝侯爵说，如果分段出售，必须同投标人打无数次官司，才能收齐钱款，倒不如卖给葛朗台先生一人，他买得起，而且还能付现钱。



于是，风光美丽的侯爵封地，就这样送到了葛朗台先生的嘴里。葛朗台先生搭一辆便车，到弗洛瓦丰察看了新置的产业。他回到索漠城后，立刻萌生了一个宏伟的设想，打算把他的全部家当都归并到这片地产上来，扩展这片侯爵领地。随后，为了把他几乎已经掏空的金库重新填满，他决定把他的树木森林全都砍掉，把草场上种植的白杨也都当木材卖了。





二

现在，你对葛朗台先生已经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让我们到他的家看看。

葛朗台先生的房屋坐落在城区的上部，在坍塌的城墙脚下。组成门洞的两根支柱和支柱间的拱顶，跟房屋一样，是用凝灰岩砌的。那是卢瓦尔河边特产的一种白石，质地松软，一般用不到二百年以上。在门楣的上方，有一长条硬石浮雕，图案代表一年四季，形象已经剥蚀了，而且通体发黑。

褐色的大门是用整块橡木板做的，由于过分干燥，到处都开裂了。门上面有一排排对称的钉子，组成了几个图案。独扇大门的中央，开了一个装上铁栅的四方门眼，铁条排得很密，而且锈得发红。

装上铁栅的门眼，本来是用作张望访客的，这在战争年代显得尤其重要。如今，爱东张西望的人可以通过它，看到里面的台阶和花园。

楼下最起眼的房间是那间客厅，客厅的进口就对着大门。在



一些小城中，客厅的重要性是外地人体会不到的。它同时是穿堂、沙龙、书房、上房和饭厅，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全家公用的起居室。

理发师一年两次到这里来给葛朗台先生理发。佃户、教士、县长、磨坊伙计登门时，也是在这里受到接待。屋里有两扇临街的窗户，地上铺着地板，四壁是灰色的护墙板。壁炉架是用做工粗糙的白石做的，上面摆着一座老式时钟。壁炉两边各有一座金光闪闪的黄铜烛台，供待客和居家两用。

壁炉对面的墙上，挂着两幅水粉肖像。据称：那个着军官制服的，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公拉贝特里耶先生，另一个扮成古装牧女，则是已故的冉蒂耶夫人。

两扇窗子上都挂着窗帘，用的是图尔出产的红绸，两边还系有大坠子的黄丝带。这种奢华的装潢与葛朗台一家的习惯很不调和，但这些都是他买进这所大宅时就有的；还有镜框、座钟、软垫家具和粉红色的角柜，也都是原先就有的。

离门最近的那个窗户跟前，放着一把草垫椅子，葛朗台太太只要坐在那儿，就可以看见街上的行人了。欧也妮·葛朗台坐的小椅子就在边上。十五年来，她们母女俩天天安坐在这里消磨时光，手里总是做着活计，从四月春暖时起，到十一月冬季降临时止，年年如此。

十一月初，她们可以坐到壁炉前了。只有到十一月初一，葛朗台才允许客厅里生火，到第二年的三月三十一日熄火。他从不考虑春寒和秋凉，只是这样规定。因此，初春和深秋时节，在不到生火的日子，长脚娜农常常设法从厨房炉膛里掏出一些木炭，放进烤火炉，让太太小姐抵挡一下寒气。

全家的各种物品，多年来，老财迷总是亲自分发的。比如蜡



烛、面包和其他物品，都是由他在早晨分发的。

长脚娜农也许是天底下惟一能接受主人如此专制对待的佣人了。索漠城里，人人都羡慕葛朗台夫妇雇到像她这样好的老妈子。

她因为身高五尺八寸，所以大家都叫她长脚娜农。她在葛朗台家已经做了三十五年了。虽然她每年的工钱只有六十法郎，但最近，她居然有四千法郎存到公证人克罗旭那里，以备日后养老。一些女佣看到她这个六十上下的老妈子有吃有喝，眼红得很，却想不到这笔在她们看来有些惊人的积蓄，是她当牛做马换来的。

二十二岁那年，这个可怜的姑娘到处没人要，因为她的脸丑得吓人。她先是在一家农庄里放牛，农庄失火后，她就丢了饭碗。于是，她进城来找差事。

葛朗台老爹那时还没有结婚，但当他注意到这个到处碰壁的姑娘后，他就已经盘算清楚，这个体格健壮得如大力士般的姑娘，有着很大的利用价值。毕竟，身为一个箍桶匠，他判断一个人的体力是十拿九稳，从不会错的。

她站在那儿，像一棵根深蒂固的老橡树，膀粗腰圆，一双手像赶大车的。雄赳赳的脸上长满疣子，皮色红得像刚出窑的砖头，手臂上青筋暴起，穿着一身破衣烂衫。娜农的这副模样并没有吓退箍桶匠。他雇用了这个可怜的姑娘，给她衣服、鞋袜，供她吃住，还给她工钱。

长脚娜农受到这样的善待，快活得哭了，从此忠心耿耿服侍这位箍桶匠。她包办了他家中的一切家务：做饭，蒸煮东西，下河洗衣裳。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深夜才睡觉。收割的季节，短工们的吃喝全由她做，她还帮着监管场地，防备有人捡取掉在地

